

中俄在安理会对英法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案投否决票，为叙利亚内部对话与和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投否决票的根本动机在于防止叙利亚局势继续恶化，尤其是避免利比亚悲剧的重演，而非出于“羞辱美欧”的目的。

# 叙利亚决议案：中国为何说“不”？

文/刘中民

伴随卡扎菲政权覆灭和“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利比亚掌权的大局已定，处在中东变局风口浪尖的叙利亚是否会重蹈利比亚覆辙，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新焦点。因此，有西方媒体评价指出，“作为中东的一个关键国家，动荡不安的叙利亚正在以埃及革命都不具有的力量和方式震撼整个地区”。

2011年10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对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进行表决。在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等9个国家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反对，印度、南非、巴西和黎巴嫩弃权，草案未能通过。在此背景下，西方以联合国名义，通过复制利比亚模式对叙利亚动武的危险被遏止，令人窒息的中东紧张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在安理会投票表决后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共同行使否决权的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不甘寂寞的西方媒体极尽想象能力，对中国行使否决权的动机进行臆想与猜测。

近期以来，西方相关的评论或者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共同行使否决权，是中俄在中东问题上联手“羞辱美欧”的表现；或者认为中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叙利亚有重要的国家利益；或者认为中国的否决票是对美国对台军售和干涉人民币汇率问题

的反制措施；或者认为中国的否决票与中国加强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谋求增强对中东事务的发言权等战略意图密切相关。在国内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上述思想倾向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笔者看来，西方的上述看法及其在国内的体现，都盲目夸大或者歪曲了中国的真实意图，既不利于中国的中东外交，也不利于中国与美欧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这里选择若干重点问题予以澄清。

## 根本动机：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在突尼斯、埃及发生政权更迭，利比亚爆发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局势恶化，巴以关系因巴勒斯坦“入联”问题紧张的背景下，持续动荡的叙利亚局势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中东地区格局中，叙利亚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叙利亚几乎与中东的一切问题都存在复杂联系：它因为戈兰高地问题成为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方；它因与黎巴嫩、伊朗的特殊关系成为“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枢纽；它作为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可以撬动美俄关系。因此，一旦叙利亚因遭受军事打击而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中东有陷入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由

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军事基地存在，一旦叙利亚发生战事，极有可能导致美俄对抗的加剧乃至引发大国冲突。

从叙利亚自身的情况看，尽管当前的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反对派与巴沙尔政权的冲突与对抗仍在持续，但叙利亚形势与利比亚局势有重要区别。首先，叙利亚的军事与安全机构在总体上仍忠诚于巴沙尔政权；其次，拥有200多万党员的叙利亚复兴党组织严密，并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再次，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传统反对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代表的新兴反对派，以及库尔德人反对派等共同构成了叙利亚反对派，反对派内部派别林立，缺乏领军人物。因此，外部势力一旦深度介入尤其是进行类似利比亚战争的军事干涉，叙利亚无疑存在着酿成大规模内战的危险。

在西方媒体看来，中俄投反对票意味着对巴沙尔政权镇压反对派政策的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叙利亚政府已承诺多项改革措施的前提下，中国投否决票旨在为叙利亚政权和反对派的对话与和解赢得时间，而非单方面支持叙利亚政权。在安理会投票表决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指出：“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叙利亚保持和平与稳定，符合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李保东同时表示，中国呼吁叙利亚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和更多流血冲突，希望叙利亚政府

落实有关改革承诺，也希望“由叙利亚主导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尽早启动”，推动局势尽快走向缓和；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也将继续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和组织的斡旋努力。

因此，防止叙利亚局势继续恶化，尤其是避免利比亚悲剧的重演，对于防止中东因爆发叙利亚战争而陷入地区性的冲突与动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决议案上行使否决权的最基本的战略考量。

### 吸取利比亚问题教训而做出的政策调整

中国在利比亚问题1973号决议中投弃权票，而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既非出于“羞辱美欧”的目的，也不是推行双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是吸取了利比亚问题的教训而做出的合适的政策调整。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欧借助建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实施空中打击，以配合“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地面军事行动，最终颠覆卡扎菲政权。

利比亚战争是希拉里所谓“新介入方式”的成功运用，其基本做法是充分整合西方联盟，广泛争取国际合法性以及地区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充分利用和强化当事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以内外联合的方式颠覆当事国的政权。

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之所以在1973号决议中投弃权票，旨在希望通过建立禁飞区保护平民，以避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欧美却肆意滥用1973号决议，将建立禁飞区的行动转变成发动战争，进而造成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使利比亚在政权更迭后陷入持续冲突与动荡的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与俄罗斯投

否决票吸取了西方滥用1973号决议发动利比亚战争的教训，避免西方以安理会决议为名不断发动更迭他国政权的局部战争，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

因此，中国投否决票绝非出于西方媒体所谓“羞辱美欧”的低级考虑，因为如果中国想羞辱西方，在利比亚问题上就完全可以投否决票，完全没有必要等到叙利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西方在利比亚问题上滥用联合国决议的非法行为，使得中俄没有理由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保持沉默。

中国投反对票也不是简单出于对中国在叙利亚利益的考虑。如果对叙利亚和利比亚进行比较，中国在叙利亚的投资额及侨民的人数不会高于利比亚。

如果西方理性考虑一下自身面临的处境，中俄投否决票或许有助于西方避免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困境。当前，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依然严峻，两党政治的分歧与斗争不断加剧，“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等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其重要政治诉求除反对华尔街金融集团贪婪敛财之外，反思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反对美国继续发动对外战争，也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政治目标。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日益深重使得欧盟面临着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拯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当下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外交与安全层面，中东北非国家的变革，利比亚战后重建，前景堪忧的阿富汗局势和伊拉克局势，巴以关系的骤然紧张，以及仍在恶化的国际反恐形势，都使美欧处在捉襟见肘、疲于应付的艰难困境之中。因此，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否决票，在本质上反而有利于西方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避免陷入更大的危机。

对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西方媒体将其视为中俄联手反制西方，这也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测。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事实表明，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对1973号决议都投了弃权票，在叙利亚问题上都行使了否决权，但中国与俄罗斯的政策仍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在利比亚问题上，俄罗斯先是高调反对西方滥用1973号决议发动利比亚战争，但在今年5月G8峰会后又迅速变脸，承认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而中国是在利比亚大局已定、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俄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仍然是“两面下注”的政策。而中国最基本的政策取向是督促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流血冲突的加剧。因此，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仍有着不小的距离。

此外，中国与“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也不存在联手对抗西方的情况。中国与“金砖国家”对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中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巧合，其共同之处最多只是“金砖国家”共同外交取向的偶合，而远非集体决策的“共谋”。

中俄在安理会对英法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案投否决票，为叙利亚内部对话与和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是，舆论认为西方绕开联合国，套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模式干涉叙利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无论是叙利亚内部，还是国际社会，都应致力于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避免中东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与动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